

素光同
著

藏在 回忆里的 风景

Cang Zai Huiyi Li De Fengjing

[下]



在所有人非已非的景色里，我只喜欢你。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藏在 回忆里的 风景

[下]

素光同
著

Contents ... ●

Chapter 7 永恒的祈愿	001
Chapter 8 祸不单行	047
Chapter 9 冤家路窄	125
Chapter 10 此物最相思	165
番外一：初衷	227
番外二：祝福	241

Chapter 7

永恒的心愿

他在睡着之前，回答了一句：「因为，小白，我想和你百年好合。」他在黑暗中沉默，半晌后，讲出隐秘的愿望：「下辈子也想娶你，再接着百年好合。」

随后几天，风平浪静。只除了在办公室里，徐白要指导新职员，帮助他在实习期转正。

何兴怀与别的同事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很讲究的人，待了不到两天，就从家带来铁艺笔筒——法式设计，镂空艺术品。他把笔筒放在桌上，又添了两个花篮，一左一右，悬于办公桌边，盛满了香根鸢尾。虽是假花，却别有情调。众所周知，香根鸢尾是法兰西的国花。

何兴怀和徐白闲聊：“恒夏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？我从前的那家公司，大家都喜欢在桌子上啊，墙壁上啊，做些个人风格的装饰。”

徐白道：“你装饰自己的桌子，大家一定没有意见。”

言罢，她拿出准备好的材料。

“这是法语规范文档，”徐白把文件递给他，“技术部的新要求，我给你打印出来了，今天下班之前，请你阅读全文，按要求翻译完三十条句子。”徐白公事公办，没有闲扯的意思。

何兴怀推了一下眼镜，应承道：“下班之前吗？没问题的，我的法语很熟练。”

此话不假。徐白走后，何兴怀翻查文件，潜心尽力，始终保持安静。

直到午休时间。

同事们陆续出门，偌大的办公室里宽敞明亮，吊灯晃眼，赵安然立在灯下，拉紧外套的拉链，邀约道：“何兴怀，能和你一起吃午饭吗？”

“不急，”何兴怀指着文件道，“我把工作弄完。”

赵安然垂眸看他，笑逐颜开：“徐白给你的文件吗？”他落座在何兴怀身边，以前辈的态度指点道，“其实在我们组，就像念书一样，要想拿到 A，最好能超额完成任务。”

何兴怀不解其意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唉，我才工作四个月，”赵安然笑着偏过脸，勾上何兴怀的肩膀，“一点微小的经验，对你有帮助就好。”

何兴怀抚着文件，试探性地询问：“你最近的 KPI 考核……”

“大部分是 B，也有 A，”赵安然摆了摆手道，“当然了，比起徐白，我还是差得远了。”

何兴怀便忍不住请教：“那要怎么超额完成任务？我法语很好，很熟练。”

桌上的文件摊开着，电脑屏幕光影闪烁，风从窗户吹进来，铁艺花篮轻轻晃动，赵安然拨弄了一下塑料鸢尾，笑道：“这样吧，我教你几招。”

他们在办公室待到一点，下午开工时，天色阴沉，云霭浮动，站在落地窗前一望，能见到亮蓝色的闪电。

徐白端着一杯苹果汁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晚上回家会下大雨。”她低头喝果汁，忽然被呛到，咳嗽了一声，有人拍了她的后背。

那人正是何兴怀。

何兴怀道：“咱们能不能加快进度？你要我做的句子翻译，我都搞好了。”

徐白果汁没喝完，就去检查他的成果，检查不到一页，徐白

便说：“你的翻译方法，不符合文件规范，我们不是在做传统笔译，必须配合技术组。”

何兴怀用手撑着桌子，中指微微抬起，有一拍没一拍缓缓敲打桌面。他道：“技术组要求的那种翻译，我也做了，我弄了两份，但是徐白……”

徐白听他叫自己，抬眼看他。何兴怀没来由地想表现，想一展宏图，想一飞冲天，指着屏幕道：“我给技术组长发了邮件，按照我们法语的构词格式，让他们修改目前的文件规范。”

徐白乍一听闻，只觉得头大。凉风吹过她的发丝，她理了一下头发，勉为其难地审视邮件：“何兴怀，我们需要谈一谈，关于技术组的工作……”

附近还有别的同事，何兴怀反而像导师，耐心给徐白讲解：“构词模式，你不会不懂吧？关于副代词这一块，难道我写得不对吗？”

徐白一声不吭，努力组织语言。

何兴怀以为她认同，振振有词：“如果技术组不能理解我们，我会约见技术总监。他叫谢平川吗？我听说过他，他经验丰富，视野大一些……”

徐白打断道：“你工作不到一个礼拜，还不熟悉业务流程，提的意见都没帮助，我这么说，希望你能接受。”

她站直身体，拿起桌上的文件。

诚然何兴怀外语水平高，思路也很清晰，但他有一股倔劲，脑子也犟，如果措辞委婉，徐白怕他听不懂。

她直言道：“你在别的公司工作过，知道越级是职场大忌吧，如果你真的有意见，每周一和周四的组会上，一定有你发言的机会。”

今日天凉，室外正在下雨。雷声倏而响动，雨水刮上窗扉，好在办公室有空调。女同事多半年轻，仍然坚持穿裙子，徐白就是

其中之一。她穿着一条连衣裙，外套一件羊绒风衣，裙摆比膝盖高一寸，腰间系着米色缎带，搭配妥当，赏心悦目。

何兴怀冷眼旁观徐白，竟然脱口而出：“你和谢平川的关系，我们也不是不知道，年纪轻轻的，就学会了靠男人上位。”

他声音不大不小，周围也有人听到。

徐白脑中“嗡”了一声，反问道：“你从哪里听说的？你进翻译组不到一周，为什么对工作不了解，对风言风语这么上心？”

风言风语，她用了这种词，虽然她和谢平川的关系是事实。

她不擅长撒谎，脸色微变，语气也急促，正中他人下怀。

何兴怀不甘示弱道：“我关心工作，你根本没看到，我的翻译结果，你就扫了一眼，算什么导师呢？”

旁边有人窃窃私语，却无人开口插话。

徐白盯着他的屏幕道：“我刚才告诉你了，你不能为技术组指定规则，我们应该服从规范。”

“像你服从技术总监那样？”何兴怀压低声音，因为工作被全盘否定，他话中带气道，“年轻女孩子不懂自尊自爱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，现在的社会风气，都是被你们这帮人带坏的，俗称——‘张开双腿挣钱’。”

最后一句话，他嗓音很小，窗外又是哗然雨声，周围怕是没人听到。

徐白却听得清楚，当场撕了文件，纸张碎成几片，散落在了地上。

何兴怀道：“恼羞成怒？”

他并不觉得失言。午间休息时，他听赵安然谈起徐白，周围几名同事也说，见过徐白和谢平川走得近——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

他不会背后说人坏话，有什么意见，必然要直接表达。话糙理不糙，他如是想。

徐白扶着桌子道：“你不按要求做工作，还当面侮辱我的人格，除了报告给主管，没有别的解决方法。”

徐白话音未落，几个同事围了过来。

有交往就有争端，何兴怀不怕惹事。他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回复道：“好，走啊，去找主管。”

徐白扭头便走，要去主管办公室，有人及时拉住了她。

徐白挣脱道：“今天的事不解决，我明天就辞职。”

拉她的人是赵安然，他挡住了徐白的路，劝慰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别冲动。”

赵安然抬起手，指向大门外：“叶经理还在开会，你们有什么事，等他回来再说吧，直接去见主管，过于莽撞了。”

何兴怀也说：“等叶经理回来？没问题，我本来就想找他。”

徐白站定两秒，绕过赵安然，走向办公室正门。她省略了发邮件的步骤，心中只有滔天怒火——别人遇到这种事怎么办，她不想问，当她自己遇到了，一定要讨说法。

可是还有女同事说：“徐白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是工作嘛，哪有事事如意的？”她想劝徐白镇定，不过没有劝到位。

徐白冷静片刻，没有走出办公室，反而回到了座位上。大家以为没事了，又安慰她几句，何兴怀嗤笑一声，只觉得自己占理，也没把她当一回事。

徐白却在写邮件。

她抄送了叶经理、HR、部门主管，阐述刚刚发生的事，并且附加了一句：“何兴怀进组不到一周，表现不像一位新人。我做不了他的 Mentor（导师），请辞。”

发完邮件之后，徐白洗了一个苹果，在座位上安静地啃着。徐白的苹果吃到一半，对面的宋佳琪抬起头，问道：“刚刚有什么事？把你惹毛了。”

宋佳琪今日盘起了头发，耳侧别着精致的发卡，左右各镶一个珍珠耳环，与徐白对视的时候，她一只手撑着脸蛋，发饰在灯下尽显珠光宝气。

徐白却没细看，低着头道：“何兴怀的话太难听了，我不想转述给你。”

宋佳琪性格耿直，听完徐白的话，更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她说：“能有多难听？都是受过教育的人。”

徐白咬了一口苹果，一边咀嚼，一边听宋佳琪道：“我家上个月辞退的保姆，虽然调查了她的家庭，但她刚来不久，满嘴都是脏话，我妈妈就辞了她。”宋佳琪的结论是，“要是她念过书，起码知道点分寸。”

徐白摇头道：“你听说过议会暴力吗？议会上，精英们扭打在一起。”

宋佳琪莞尔一笑。

“我们受教育，就像做技工，看书学本领，也没有学做人。成年之后，除非亲身经历，价值观不容易改变……”徐白打开她的邮箱，瞧见了主管的回复。

当然不只是主管，HR 助理把邮件转发给了谢平川。

徐白在邮件中提到，何兴怀听了办公室闲话，说了一些侮辱性的语言，而且牵连了公司的技术总监。她不得不提及谢平川——何兴怀注定被约谈，与其等他添油加醋，不如自己主动说出。但是徐白没想到，谢平川的手伸得这么长，和他有一点关系的事，都被转发进了邮箱。

谢平川看过邮件，回答得言简意赅：“我在办公室等你，下午三点以后，我有半个小时的空闲。”

徐白掐表等到三点，独自进了电梯。彼时何兴怀被主管叫走了，叶经理还不知道这件事。

电梯直达目的地，徐白走向谢平川的办公室，推开正门的那一刻，徐白惊讶地发现，集团总裁也在谢平川这里。总裁名叫蒋正寒，年轻有为，管理有方，深受股东信赖，而且和谢平川私交很好，两人几乎都是公司的顶梁柱。

谢平川的办公室专门为蒋正寒准备了一个座位——就是徐白上一次来时，没资格坐的那一把椅子。

徐白这一次为正事而来，当然不能坐谢平川的腿上。她反应了半秒钟，走到沙发旁边，端正地坐下。

“翻译组的徐小姐？”另一边的蒋正寒道，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他待人亲和，彬彬有礼，外加形貌俊朗，气质卓越，和楼下的何兴怀相比，大约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

蒋正寒道：“听说你和谢平川好事将近，我先恭喜你们。”

谢平川坐在老板椅上，右手合上一沓文件，他的助理打印了何兴怀的简历，但他看完以后，只觉得没什么可取之处。

“实习期不满一周，还没有转正的员工，”谢平川揉皱了简历，扔进桌下的垃圾桶，“就学会了指责技术组长，不带脑子侮辱别人。”他问，“我更想知道，一个中途辍学两年，住在巴黎十一区的人，为什么能突破重围，进入我们公司的翻译组？”

蒋正寒端起茶杯，看向谢平川：“HR 的执行流程有问题？决策权不在工程部。”

他似乎还有别的话，不过因为徐白在场，蒋正寒就没说出来。

谢平川跳过了 HR 的失误，谈起上一次的软件报错：“你还记得一周前的事吗？翻译部的技术组遇到麻烦，Mac 版本的软件会假死，更改后的版本你看到了，测试没有任何问题。”

“我看了报告，根据客户线上反馈，仍然有部分错误，”蒋正寒接话道，“不过比例很小，业务部正在沟通。你很担心吗？”

谢平川话中有话：“你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蒋正寒点了一下头。

徐白完全听不懂。

蒋正寒看了一眼挂钟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和谢平川告别：“我约了 Inflection 公司的运营总监，五点半下班之后，我来办公室找你。”

恒夏集团在创业期，曾遭受过重大打击。彼时 Inflection 公司慷慨解囊，投入了五千万美元的资金，加上一系列后续支持，最终成为恒夏的大股东。

恒夏之所以和 Inflection 结伴，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——他们共同的敌人，都是处处争锋的 XV 公司。

谢平川担心之处在于，恒夏集团扩展太快，技术部有几个组，都是直接挖过来的。虽说公司占领了市场，保持着巨额利润，光是收纳广告的钱就能支撑自给自足，他们做到了高薪养廉，定期合作慈善机构……但是商场之中，防不胜防。

蒋正寒离开办公室时，推己及人，很贴心地关上了门，还把门关严实了，嘱咐谢平川的助理，谢平川有重要的客人。

总监助理的办公室，刚好紧靠在一旁。周助理端着咖啡，站在门口喝着，听见蒋正寒的叮嘱，连忙应好道：“明白，我不会让人打扰他。”

走廊之外，就是洁净如新的落地窗。

冷风吹拂着窗台，雨水带来薄薄雾影，蒋正寒脚步一顿，没来由地说道：“多事之秋。”

周助理听得云里雾里，喝光了咖啡，看向谢平川的办公室。一扇木门紧锁，也不知里面有谁。

此时此刻，徐白坐在沙发上，抱着一个枕头，和盘托出：“你要相信我，我没有到处乱讲话，也没有借用你的名义欺负新来的实习生。”

“你应该放心，我当然相信你，”谢平川打断道，“你比谁都懂事。”

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没过半晌就低声笑了。

他轻描淡写道：“说实话，我宁愿你任性。”

徐白揣摩谢平川的意思，十足十地诚恳：“话是这么说，可我明白分寸的。”

她表现得通情达理，不需要谢平川操心。

谢平川离开老板椅，走近那一张沙发，在紧挨徐白的地方，从容淡定地坐了下来。沙发长约两米五，坐垫为黑色纯皮，底盘刻着镂空花纹，和谢平川家里的很像。再加上谢平川就在身旁，徐白一时放松警惕，仿佛回到了家中，往他身上靠了靠。

谢平川侧目看她，见她刻意抿唇，唇色柔嫩，他垂首靠近徐白，轻轻吻了她一下。

“我和你们主管打了招呼，”谢平川复又坐直，谈起了正事，“何兴怀的条件不够进组，今天下午，他就该走了。”他似乎是在秉公办理。

徐白实话实说：“他的法语水平还可以，就是脾气和态度……”

“他在法国待了五年，”谢平川也直言不讳，“因为成绩太差，中途退学，换了一所学校。”

人们总是更能理解和自己具有相同经历的人，反过来，也会更加排斥对立面，谢平川并非例外。他念大学的时候，常年保持全科优秀，所以并不理解退学是什么概念。

而且何兴怀欺负到了徐白头上，谢平川以有色眼镜审视，评价越发不留情面：“根据 HR 的保留档案，三十多个人参加应聘，何兴怀只能算中等。”

“中等”过于褒奖，谢平川改口道：“中等偏下。”

徐白蹙着眉头，疑惑不解：“他为什么会进组呢？”

“这要问你们叶经理。”谢平川道。

他背靠沙发，联系前因后果。现状并不明朗，他想得心烦，集团日渐壮大，根基却不稳定。作为股东与创业合伙人，谢平川的职责不仅在于技术部。

徐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，陷入沉默，好像在他一起思考。

“谢平川……”徐白叫道。

谢平川无动于衷，仿佛没有听见。

徐白了然道：“哥哥？”

谢平川回应道：“我在。”

徐白凝视着他，眼神纯澈，恰如一汪清泉。她谨慎地询问：“你没有生我的气吧？”

谢平川反问道：“我对你哪有脾气？”

他提起徐白的手，与她十指相扣，因她的手很软，他没怎么用力，语气也堪称温和：“始作俑者不是你，你在担心什么？”

答案呼之欲出。为了避免闲言碎语，徐白格外注意分寸，她认为公司是办公的地方，同事是团队的合作伙伴，大家都有个人隐私，务必做到相互尊重。可是除此以外，她不敢想的是，和谢平川的关系，是否真的牢靠。

徐白开口道：“何兴怀才待了一个礼拜，按理来说，不会观察到我们的事……但我猜不出来，谁做了传话筒。”

她低头看着地毯，还有踩在地毯上的鞋子：“不是我想在公司遮掩，假如我是总经理，或者部门总监，或者待了好几年，我一定会光明正大。”

徐白的话点到即止，谢平川却懂她的意思。

他道：“无论你公不公布，都会有人说闲话。”谢平川的回答出乎徐白的预料。

她伸手搭上他的肩膀，继续剖析道：“你不在乎别人说你的八卦吗？”

徐白印象中的谢平川，从小到大站在云端，和普通人不太一样。

但是今天，谢平川退掉了光环，表现得像个宽容的商人：“如果讨论八卦算是一种错误，我们至少要开除一半的员工。”

他坐在黑色的沙发上，面前还有一个玻璃杯，谢平川端起杯子道：“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，怎么堵住别人的嘴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我认同这句话。”他毫无保留地兜售经验，“对于公司而言，你的能力更重要，在正常的工作环境里，如果你不可替代，保持合理的交际圈，没必要关注所有人的评价。”

徐白郑重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的确听了进去。
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好像更喜欢谢平川了，毕竟他这么善解人意。徐白不过脑子地问了一句：“何兴怀骂我的话，也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吗？”

“他不一样，”谢平川放下杯子，竟然立刻改口，“我很不看好他。”

这话说得扎心。

当天下午三点半，徐白从谢平川的办公室出来，心底好像松了一块石头。谢平川一路跟进电梯，亲自把徐白送到五楼——虽然他的时间很紧张，下午还要去开会。

他们在办公室外分别，约等于变相承认了。

谢平川的身影消失后，等待已久的叶经理出现了。

“徐白，我看过你的邮件，也接到了主管通知。”叶经理一如既往，戴着一副金框眼镜，站在办公室门口，一只手放进外套兜里，另一只手用来推门，好让徐白在此时进来。

室内的氛围与平常不同。窗外的大雨依然在下，雨点淅淅沥沥，

带着冷风刮过的轻响，还有写字楼外的大街上，那些汽车的车轮碾过水沟的呼啦声。

组内的同事们，大部分还在专注工作——比如赵安然和宋佳琪，还有一小部分，不知所谓地四处张望，旁观今天的戏剧场面。

何兴怀站在他的位置上，低头收拾着自己的东西。他们部门的主管十分客气，下午约谈了何兴怀之后，还给他泡了一杯热咖啡，表面上也是客客气气的，让何兴怀不要有心理负担。

何兴怀以为，对方要听他解释。如果现实的残酷有声音，那他当时已经振聋发聩。主管根本不听过程，谈来谈去，只有一个言外之意：你不胜任现在的工作，请你离开，祝你好运。

他原本就在实习期，甚至没有转正的机会。主管连时间都不想浪费，能给何兴怀泡一杯咖啡，自觉已是仁至义尽。

何兴怀最后听到的一句话是：“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，我通知了叶经理，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吧。”

那句“收拾一下东西”，基本就等于“你早点滚吧”。

早前何兴怀也听说过 IT 企业，比如偷偷刷几盒月饼，当天就被开除的公司。他本以为恒夏倡导“以人为本”，会和那些公司不同，结果天下乌鸦一般黑。

他越想越气。

办公桌边，还摆着铁艺花篮，里面装满香根鸢尾。对面的同事问道：“这花蛮好看的，你都带走吗？”

那名同事出于感怀，还安慰了一句：“走出恒夏集团，天地仍然广阔，你法语那么好，祝你前程似锦。”

另一边有人接话道：“是啊，再回巴黎也行呢。”

何兴怀进组没几日，口头禅就是——“我在法国巴黎的时候”。

别人眼中的法国巴黎，是馆藏万千的卢浮宫，是纸醉金迷的红磨坊，是塞纳河畔的圣母院，是繁华如锦的香榭丽舍大街。但对